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窗前的丝瓜花

□ 尤怡梦

搬到这个新住处的时候正值清明时节。俗话说: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一楼的邻居张大哥、张大嫂上楼来问:“我们家想在楼下种几棵丝瓜,行不?”我说:“种吧,种吧,这有什么不行呢。”原来是住我这房子的人家怕丝瓜叶遮光,怕花儿招蚊虫不肯让他们栽种,故张大哥两口子有此一问。见我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,他们道过谢,高高兴兴地下楼了。

看着他们开心的背影,我不禁哑然失笑:是啊,现在城市的楼房越建越高,空间越来越窄,人和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。

第二天下班回家,看到楼下搭起了架子,我家的窗外安装了防盗护栏,几天后护栏上系上了绳索,当时也没在意。一天出差回来,咦?窗外冒出来几枝鲜绿,天哪,丝瓜蔓开始爬上来了!一天一天的,生机勃勃的丝瓜藤,慢慢靠近我的窗口,它开始绕上我家窗外的护栏。又过了几天,一朵一朵黄灿灿的花儿美丽地绽放,吐露着芬芳,在灿烂的阳光中,瓜藤上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,花朵上辛勤的蜜蜂欢快地采蜜,偶尔也会有一两只小猫咪在绿荫遮蔽的墙头上小酣。

再后来,瓜藤上结出了一根根嫩绿细长的丝瓜。每每下班或是周末闲暇,我都会伫立凝望着窗外黄绿相间的丝瓜藤,它们不断地生长着,开花、

结果,每个细节变化都是那样地令人赏心悦目。特别是在雨后,我拉开窗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,在城市的家门口能有这样一片绿色,多么难能可贵,那种清新的味道让我陶醉,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有了片刻的放松和休闲。它们又是一幅鲜活生动的油画,在我眼中比梵·高的《向日葵》仿佛还要美!

等到丝瓜进入收获时节,楼下张大哥夫妇热情地对我说:“丝瓜结到你窗外你就摘了吃吧,今年的丝瓜因为通风好光照足,结得又多又好,喜欢吃就多摘些。”

看到窗外结出的嫩绿的丝瓜,偶尔我会亲手摘几个,他们也会时不时送我一些。我吃不了,又不忍心让丝瓜坏掉,转手把这份美味送给朋友,“呀,这么新鲜的丝瓜!”看到用新鲜丝瓜叶包裹的散发着青翠味道的丝瓜,朋友们不禁感叹:“是啊!这些丝瓜不施农药化肥,真正无公害纯天然。”我自豪地回答。跟朋友们开心地交流着丝瓜,不仅加深了彼此的友谊,还了解了丝瓜的许多营养价值和多种吃法。丝瓜不仅营养丰富,是很好的菜肴,还可以美容、治病,全身都是宝贝呢。

放下手中的笔,我又伫立在窗前,欣赏着阳光下的丝瓜藤。眼前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,不知不觉一股强大的绿色能量传递到体内,顿时感觉身心愉悦。拉开窗户,顺手采摘了一片丝瓜叶,期待着新的收获与喜悦。

父亲的三次济南之行

□ 王永红

父亲不善言辞,他的严厉我记忆犹新,但记忆中更深刻的是父亲的三次济南之行。

1997年深秋,一纸军校录取通知书将我的战士生涯完全打乱,在太行山东麓那支令敌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里当班长的我,从安阳乘汽车来济南报到,开始了与这个城市的不解之缘。

这所军事院校坐落在泉城西南腊山脚下。在这里,我把当战士时养成的良好习惯都用在在学习上,军事训练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在给老父的家信里,已经三年未回家探亲的我在汇报成绩的同时,也流露出了想家的情绪。哪成想,老父正好有事途经济南去潍坊,在济南火车站有三个小时的停留时间。没出过远门的父亲,竟然雇了一辆车,绕开正在施工的段店南路,翻过白马山,经东红庙铁路桥洞来到了我所在的学校。

父亲央求学校值班区队长能否带他去看看我上课的地方,并嘱咐千万别影响我上课。看到这位风尘仆仆的老人,区队长感动了。正在上室内课的我,哪知道父亲就在我上课的窗外凛冽的寒风中,踮着脚望了几分钟就走了!在给我的回信里,父亲写道:“能亲眼看到你上课的地方,能知道你这么好的学习环境,我心满意足了……”这是父亲的第一次济南之行。

2006年春天,老父第二次来济南。那一年,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我,和妻子儿女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30多平米的平房里,工作紧张忙碌,日子捉襟见肘。看着日趋高涨的房价,我和妻子不得不咬紧牙关,计划着贷款买房。每当我俩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,那种买房的激情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破灭。附近小区最小的户型首付为十一万

六千,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!

那一年丁香花开得最盛的时候,父亲搭邻居捎货的车又来到了济南。稍作休息,父亲跟我说:“你妈知道你们想买房子,家里这几年事多,没攒下钱,只能凑这些了。”一边说,一边打开他的提包,从包里又拿出一个更小的包袱,然后拿出一张纸,戴上老花镜,用笔指着纸列出的几项给我念:“1.军(我哥小名)拿来五万元;2.卖老屋前的八棵树一万六千元;3.红(我小名)军校毕业后第一年的工资八千二百元;4.红发表文章稿费五篇共一千二百元……”看着老父有些颤抖的双手,看着他刻满皱纹的苍老脸庞,我泪如雨下。

2009年,4岁的女儿上幼儿园了。这一年全运会在济南召开,我的工作更忙了。

记得很清楚,2009年9月20日,是个星期天,我在媒体村执勤,妻子单位上有急事,把孩子锁在家里就上班去了。妻回家,四岁的女儿满身污垢地坐在地上哭得没了力气。那一天,在打给老家的电话里,女儿哭着叫:“奶奶,让爷爷快来济南看我!我一个人在家真的好害怕呀!”妻含泪把这些说给我听,我心疼得说不出话来。那时,我的外公外婆均已年过九旬,还需我的老母亲不离左右地照料。年逾古稀的老父心疼孙女,于是收拾了行囊,再一次坐火车来到济南。

在济南东站,接了父亲,我提着那个沉甸甸的提包,跟在后面望着他微驼的背影,还有那些许迟钝的反应,我眼角的泪珠又一次滑落。父亲再也没有了当年倔强干练的模样。那一段日子,我和妻下班回到家,看到戴着老花镜,仔细择菜的老父;看到老父在炉子上熬着的小米稀饭;看到欢快地给我们递来拖鞋的女儿,心中感到好温馨好感动……

奶奶,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

□ 杨葭

那一天,我从泉城公园走过,看到一树白里透着粉红、大朵大朵的鲜花,它是那么眼熟,那么触动我的心灵,我想起当年奶奶的土屋外就有一棵小树,开着与这一模一样的花儿。我不知道这叫什么花,只记得奶奶说这种花可以吃,我心里便称它“奶妈花”。端详着怒放的花朵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,至2012年,奶奶去世整整30周年了。

我居然不能确切地说出奶奶叫什么名字。打电话问远在福州、今年已91岁的老爸,他哎哟一声,说: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。

一个从来没有人的名字,虽有若无,很难让人记住。妈妈从电话一边插话说,1957年奶奶从山东老家到福州帮她照顾孩子,因曾想把奶奶的户口迁到福州,她问奶奶叫什么名字,印象里最后一个字是“云”。而我影影绰绰记得奶奶姓吴。

爸爸说,1958年,他要到南京学习半年,正好二叔三叔的孩子也需要奶奶照顾,爸爸就顺便把奶奶从福州又送回了老家。从那以后,奶奶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。

1973年我上山下乡从福建回到山东老家,来到奶奶身边。虽然我籍贯山东,但生在福建长在福建,对老家完全没有概念。我在福建的同学朋友中,像我这种情况的很多,山东南下干部的子女,有的从来没有回过山东老家,像我嫂嫂老家是山东费县的,她只在小时候随她父亲回老家呆过一个星期,从此再也没有去过。

回到老家后,我才知道老百姓有多穷。那时,爸妈每月给我寄来20元,知青第一年每月补助11元。在那全国人民都不富裕的年代,我在老家居然就算首富了。

县知青办拨款,大队给我在三叔的院子里盖了一间小屋,奶奶就住在前院四叔家的院子里,我与奶奶同住,我三叔的大女儿与我奶奶同住。她们住的那间屋子没有窗户,奶奶吃、住、做饭都在这间屋里,房梁上吊满黑灰,像葡萄似的串一串,我真担心会掉到锅里。

有一次我到曹庄赶集,花了一块钱,买了一只鸡。奶奶信耶稣,那时是不能公开的,但她还是凡事祈求祷告。每次她杀鸡给我吃,都用刀敲着石板喃喃自语:鸡,鸡,你莫怪,你是杨家一道菜……

而我少不更事,多次亵渎奶奶的虔诚。比如我把蛋黄含在大牙和腮帮之间,然后用手一挤,压扁的蛋黄就沾在牙上,好像脸肿了一样。当奶奶闭着眼睛为我祷告时,我就快速咀嚼把蛋黄咽到肚子里。等奶奶祷告完,我就故作惊奇地说奶奶的祷告真灵验,我真的消肿了。然后让奶奶看我已恢复如初的脸颊。奶奶每次都信以为真地笑了,露出嘴里仅存的一颗长长的门牙。

奶奶的小腿上长着一个山鸡蛋大小的瘤子。这要是城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 不详
- 终年: 92岁
- 籍贯: 临沐县杨贺村
- 生前身份: 农民

里人早就吓得去开刀了,但奶奶毫不在乎。无知的我觉得挺好玩,就用钢笔在奶奶的瘤子上画上眼睛鼻子嘴巴,第二天,奶奶说瘤子“发了”,我查看时,瘤子已被奶奶包扎起来了。奶奶不知用什么方法治愈了自己,瘤子有点变形,我再也不敢乱动它了。奶奶活到92岁。

我记得奶奶84岁的时候,有一次她坐在床边,吸溜着口水,笑着说:从1数到84得数老盼子(好一会儿)呢,接着就向我证实似的开数,1、2、3、4……嘴里又透风,又吸溜,终于数到84,她很得意地笑。

还有一次,奶奶拿了根棍子不住地打门槛,嘴里念念有词。我问她干什么,她说晚上做梦梦到我死去多年的爷爷,她这是往外撵他,不让他来搅扰她。

奶奶说她19岁时生的一个女儿,没多久就死了。打那以后,多年不曾怀孕。每次她抱着别人的孩子哄逗时,心里就暗想:我怎么就没有呢?

10年以后,奶奶才生了我爸爸,又过了6年,生了我二叔,又过了5年,生了我三叔,又过了4年,生了我四叔,就是没有女儿。

奶奶总是温和的,也总是听我的。我背上痒痒了,就让奶奶给挠,她的手在我的后背,上上下下左右地轻搓,就刺得我受不了。这双手干了多少活,才能如此粗糙啊!

麦子刚成熟还没有变黄的时候,搓一把麦粒放在嘴里嚼,清香无比。奶奶用她不怕磨的手,一会儿就能给我搓一碗,让我端着吃。而我,一穗还没搓好,手已经疼了。

我很想看看奶奶的小脚

究竟什么样,可奶奶不好意思给我看。有一天,我见奶奶又躲着我泡脚,就装着没发现,估计她洗得差不多的时候,我突然推开她的房门,奶奶正跪着脚准备裹上干净的裹脚布呢。

我想象过奶奶的小脚是什么样,但绝没想到是这个样子。我惊呆了。那五个脚趾除了大拇指,其他四个脚趾都是骨头折断,紧贴脚底板上,布满老茧。天啊,奶奶从小到大就是如此这般地踩压着自己的四个脚指头走路、干活。我想起奶奶一圈又一圈推磨的样子,我想起奶奶说过打鬼子的时候,家里揭不开锅,她背着当时还不会走路的四叔,走了四十多里路,到我爸爸当公安特派员的胶龙区去找吃的。我爸爸也没有像样的东西吃,好不容易掏换到两个果子饼(花生油渣挤成的饼),奶奶背着小儿子和果子饼,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回家……就用这双严重畸形的小脚啊!负重走了两个四十多里路啊!

奶奶这一代劳动妇女,难道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受累受穷的吗?天灾还不够,还要强加上种种匪夷所思的人祸。她们就这样受着、活着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集体命运啊。

奶奶从不会讲倪萍姥姥式的名言警句,她话不多,我从来没见过她生气、发火。记得1976年的时候,山东传说要地震,我父母来信说要接奶奶到福建去,奶奶就把她的盆盆罐罐等等分给了生活在前后院的三婶和四婶。没想到我爸妈又来信说,福建也传说要地震了,让奶奶还是留在山东乡下更安全,毕竟没有高山和高楼。结果三婶四婶也没把奶奶的东西还回来,奶奶也不张口要,她自己就少这没那地凑合着过。

那时我已经当工人了,已经不好意思用父母的钱,我就给奶奶买这买那,而且不让奶奶断了她最爱吃的甜食。买东西给奶奶吃,是我的快乐和享受。奶奶总是要打开一个空油墨盒让我看她的存货。我就让她抓紧吃,别不舍得吃。

奶奶在村子里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,四个儿子有三个吃“公家饭”,那时候在农村,“吃公家饭”就是身份,就是地位。奶奶丝毫不张扬,像其他农村老年妇女一样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同样劳作,同样节俭。

奶奶去世后,有很多年,只要一提到奶奶,我立刻泪流满面,止都止不住。现在慢慢不再如此了,但还是特想能与她哪怕是再相处一天。明知这是不可能的,但还要去想象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。

为儿孙默默奉献,一生辛劳,人们却只知称谓不知姓名,这在当年的农村妇女中,比比皆是。某某他娘、某某家里的等等,替代了她们真正的姓氏,以致连身边最近的人,都忘记了她们姓甚名啥。就像“奶妈花”,可观赏,可果腹,看上去那么亲切,我却不知其名。

奶奶,将来我们长长久久一块过,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,但愿您记得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